



(CFP 图)

入冬后,吃火锅成了许多人的首选。望着窗外飘飞的落叶,不由得想起儿时故乡那锅“咕咚咕咚”冒着热气的冬日鲜。

“冬日鲜”,是母亲为它取的菜名,其实也是平常之物。儿时猪肉是凭票供应的,一个月的肉票只够打一次“牙祭”。那时我们家与食品站是近邻,每年寒冬,食品站就开始大量收购生猪,屠宰后加工成腊肉和香肠,按计划供应给居民。肉品加工后剩下的筒子骨、杂骨就可以随机供应了,成了附近居民垂涎欲滴的抢手货。



回首

晒谷场观影

□黄仲远

物业在小区中庭组织播放了一场露天电影,孩子们早早搬来凳子,坐等电影播放。于我而言,小时候的露天电影伴着乡间清风明月,编织进童年记忆深处;而与之交织的亲情温暖、邻里和睦情愫,如潺潺溪流润泽心田。

那时,村子里一片静谧的模样,土路蜿蜒,泥坯房错落,田间作物随季节更迭变换色彩。

村口那片空旷的晒谷场,便是露天电影的天然舞台。每当有露天电影播放的消息传来,整个村子便似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大家扛着长凳、竹椅汇聚而来,抢占着那为数不多的“黄金观影位”。

镇上的电影放映员,那个被我们视为神奇魔法师的人,总是姗姗来迟。他骑着那辆破旧的凤凰牌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放映机 and 一卷卷泛着神秘光泽的电影胶片。

当他支起放映机,调试着光束的那一刻,整个晒谷场瞬间安静下来,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那束洁白的光,仿佛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通道。

随着放映机“咔嚓咔嚓”的转动声,银幕上渐渐浮现出画面,一场光影的盛宴就此拉开帷幕。那时看的电影为黑白片,没有如今绚丽的色彩和逼真的特效,却有着一质朴而动人的力量。《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是常客,许多角色和

情节都深深烙印在心底。

看电影时,身旁围绕的是熟悉的乡亲们。老人们偶尔讲起过去的故事,年轻的父母偶尔逗弄一下怀中的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则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生怕错过精彩的瞬间。

有时,电影看到一半,会突然下起雨来。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大人们纷纷拿出雨伞、塑料布等,为孩子遮风挡雨。我们在雨中继续看着电影,雨水打在银幕上,模糊了画面,却让我们的心靠得更近。那一刻,露天电影不再仅仅是一场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将整个村子的人紧紧相连。

当电影结束,银幕上的画面消失,人群开始缓缓散去。我们怀着不舍的心情回家,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像电影中的英雄。

露天电影已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宽敞明亮的电影院里,有着先进的设备和舒适的座椅,却难以找到小时候那种在露天场地与乡亲们一起看电影的温暖与亲切。那些露天电影里的画面,如同珍贵的老照片,在岁月的流转中渐渐泛黄,所承载的童年回忆,却永远鲜活如初,在心灵的深处熠熠生辉。

露天电影,是我童年时光里的一场绮梦,是岁月长河中一段无法磨灭的诗行。每当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时光,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童年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对那份纯真与美好的追寻。



四季

洋姜花

□张晓敏

故乡小镇邮局路边,有一小片洋姜花,金黄色的,像小向日葵一般。虽然它是以收获地下块茎为主的农作物,但从没见过有人去挖。

洋姜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自带一种乡土气息。每每看到洋姜花,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田野里的场景,一个个弯腰劳作的身影。

洋姜花像小精灵,轻轻盈盈地立于茎秆上,金黄色的花瓣微微伸展,在风中摇曳生姿。它在小路旁,默默散发着独属于自己的气息。

这片洋姜不知是何时栽种于此的。许多人家栽种洋姜之后,几乎就不再管了。每年能想起它的日子,大约就在冬季要挖出食用的时候。比起园中那些被精心伺候的花草、果蔬,它更像一个无人管束的野孩子。

洋姜花开的时候,显得光彩夺目。特别是在乡野,多数作物茎秆枯黄,独独洋姜花,开得热闹,老远就能看到。

挖洋姜时,拨开泥土,一块块胖乎乎

的块茎挤在一起,憨态可掬。洋姜的地下块茎,长得有点儿像生姜,满是疙瘩,其貌不扬,但可以吃呀。直接炒着吃,或是用来腌咸菜。

一朵花融入光阴,一次邂逅牵出了记忆。我熟悉的洋姜,是父母酱菜缸里的宝。父母会把菜园边的洋姜挖出来洗净、沥水,放入糖醋汁……十几天后,洋姜就变成了酸甜爽口的美味,隔三岔五地出现在饭桌上。稀软的粥,就着酸酸甜甜的洋姜,那可是“下饭”得很,满口都是幸福的滋味。洋姜咸菜,很脆,而且甜甜的。

每到秋冬季,在街边看到有卖新鲜洋姜,我就赶紧买一兜,用父母的方法腌制,一层层地码进陶坛中,撒上粗盐,腌透后,开坛捞出一块,冲洗掉上面的粗盐,咬一口,脆、香、咸中带着微微的甜,是解腻、佐粥的佳品。看着坛子里的洋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食物在一代代人的食谱里流转,有的消失了,有的改变了,有的传承下来了,带着浓浓的温情。

一锅煨汤冬日鲜

□向贤彪

儿时的我,常跑到食品站去玩,与负责食品加工的两位师傅混得很熟,时不时能够优先买到一些猪骨头。几分钱一斤的猪骨头买回家后,洗干净置于汤锅中,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就成为冬日鲜的底料和灵魂了。

加工肉食的师傅个个是“庖丁解牛”的行家里手,可以把骨头上的肉剔得一点不剩,但骨头里的骨髓、营养是榨不干的。骨头在汤锅里几度翻滚,香飘四溢,汤汁呈现乳白色,再加入洗净的萝卜、大白菜,有时还放一些土豆、粉丝。在高温的作用下,萝卜、白菜炖得没了形状,土豆软烂如泥,粉丝吸饱了汤汁,令人垂涎欲滴。

食事



母亲炖好一锅冬日鲜后,就倚在门口等候上班的父亲和上学的我们回家,人到齐了即掌灯开吃。没有别的菜,一碗米饭,再加上一大勺大烩菜,汤汁渗进饭粒,米粒饱满,晶莹剔透。在一个个寒气逼人的冬夜,吃着被肉骨汤浸润的饭粒,咀嚼着软烂的白菜、萝卜和滑溜的粉丝,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溜下去,浑身暖呼呼的。

母亲端着碗并不忙着动筷子,笑着对我们说:“慢点吃,别烫着了嘴。”她的表情在蒸腾的热气里有些模糊,却格外真切。

我们家的这锅冬日鲜,大多时候是母亲的“独唱”,有时也会成为家人的“合唱”。大弟弟爱抓鱼,虽然冬天河里面的

鱼儿难抓,但偶尔也会弄几条回来;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偶尔能够买到一些海带、虾干;我喜欢在老屋后面山坡上转悠,偶尔采回一些冬笋、蘑菇……对于这些“稀客”食材,母亲往往也不作另外的烹饪,而是放在汤锅里一起炖。各种食材的集合,山珍野味的融合,让冬日鲜更丰富、更美味,成为我们儿时滋养身体的佳肴。

十八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此后每一次冬季回家,母亲都会问我:“想吃啥?”我都会说:“还是冬日鲜吧!”猪骨头、白菜、萝卜、土豆、地瓜粉丝,最简单的食材,最朴实的做法,是家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笔架山雄姿 (杨凤翔 摄)

天伦

捏鸡母狗仔

□吴云娥

“咱厝人,冬至时,磨米绞粉搓红圆。搓糖粿,无稀奇,捏猪捏狗捏金鱼……”星期天迎来冬至节气,刷视频的时候,听到这句闽南俗话,倍感亲切。

每年冬至,母亲都会搓圆仔,也会捏鸡母狗仔,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其中的口感,品尝起来总觉得很噁。

母亲搬出一张折叠桌子,用湿抹布反反复复擦,桌上放着一个大铁盆,旁边放几包糯米粉,这时我便知道,母亲要开始“做鸡母狗仔”了。

她将雪白的糯米粉倒进宽口的铁盘里,慢慢地注入些许开水,然后再揉捏成圆形的长条,用手掌将圆还搓成球状,拌上点红粉和艾草汁,捏出各种可爱的造型。我看得最入神的,是捏“鸡母”。先是捏出一个敦实饱满的身子,再用家里的一把老旧的剪刀,在头部上方极精准地剪出三两个细口,轻轻一按,一枚锯齿状的红冠便傲然挺立,我就这么观察着每一个面团的造型。“狗仔”是蹲伏着的,憨态可掬;“猪仔”浑圆富态,拱嘴微翘;“鸡仔”则高傲,双目如炬。

记得小时,我手笨,每次忍不住伸出手指,想去碰碰那神奇的鸡母狗仔。“妈妈,让我也捏一个吧。”母亲脱口而出地拒绝:“走开。”看我撇嘴,又补了句:“我没空让你在这边像玩泥巴那样玩。”就这样,一点点遗憾,萦绕在童年的冬至里。

但放在如今,母亲的态度又变了。我

女儿也想捏鸡母狗仔。于是,她问我的母亲:“阿嬷,这是什么呀?是小白兔吗?我可以试试吗?”四岁的女儿话还没说完,手早已伸进白色的面团里,母亲也不骂,倒是笑了笑,手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糯米粉,就牵起女儿的小手,说:“来,阿嬷教你‘捏猪捏狗捏金鱼’。”

我有些讶异。只见母亲分了一小份面团给孩子,那一团在孩子小小的、胖乎乎的手心里,顿时成了一个调皮的小球,滚来滚去。她哪里是在“塑形”呢?不过是使足力气在那边拍打、拉扯、戳洞。一会儿举起一个长条:“看!我做了一条蛇!”一会儿又托着一个扁圆,上面插着一个三角形:“这是阿嬷经常戴的斗笠!”女儿托着那个被称作“斗笠”的面团,得意地举到我的母亲眼前。老人家用竹签轻轻划上几道纹路,说:“这样更像了。”

蒸汽升起时,那些规整的鸡母狗仔旁,躺着一条歪扭的“蛇”,一顶有纹路的“斗笠”。我忽然明白,母亲当年拒绝我,是怕我耽误正事,如今“纵容”外孙女,是知道了有些东西比规矩更重要——比如这满手糯米粉的欢闹,比如这五颜六色的鸡母狗仔里,一个四岁孩子对咱厝人的冬至的了解。

蒸熟后,甜味飘散开来。我还是舀起一只鸡母仔,慢慢吃着。这一次,竟不觉得噁了。

暖暖的氛围,萦绕在三代人之间。



爱是允许对方如其所是,而非如你所愿。



主办单位: 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体旅局
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
协办单位: 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

石湖码头行吟

□黄良木

我数着花岗岩的皱纹,
那些被咸风吻过千年的凹痕——
唐人的缆绳曾在此勒进夕阳,
宋代的秤砣称量过整片南洋。

潮水退去时,礁石裸露成史书,
浪花用方言诵读:林銮渡、再借亭……
六胜塔的剪影斜插进云层,
像一支毛笔,续写未完成的通文牒。

栈桥的肋骨间,
仍卡着半枚波斯银币的月光。
挑夫脚印在石阶上发芽,
长出棕榈、瓷片与混血的童谣。

而今天的铁船正搬运集装箱的方块字,
新航线与古航道在北斗导航上重叠。
当汽笛惊醒沉睡的锚链,
我听见——
花岗岩深处,传来七百年前
一艘蒲家商船起锚的回音。



扫描二维码
阅读诗会作品



不像成语的成语

●十字打开

【释义】比喻话说得很清楚或道理讲得很明白,其核心语义指向语言表达的明快直接与逻辑阐释的透彻性。

【出处】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不擒二毛

【释义】二毛,斑白的头发,常用以指老年人。指不擒获年长的人。

【出处】《子鱼论战》:“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这里的“禽”通“擒”)

●七张八嘴

【释义】与“七嘴八舌”同义,形容人多语杂的场景。

【出处】清·钱彩《说岳全传》第六回:“岳大爷见兄弟们七张八嘴,心中暗想:‘我若不去,众兄弟把我看轻了,只道我没有胆量了。’”

●一浆十饼

【释义】原指一碗浆水和十个饼,后比喻以小恩惠进行笼络的行为。

【出处】《新唐书·李正己传》:“公初不示诸将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去矣。”

●望屋而食

【释义】指军队行军时不携带粮草,沿途就地取食。

【出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望屋而食,横行天下。”

父亲

□陈祥细

父亲心里装着一片海。

父亲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家的后面是一座工坊,成日响着刨木声,空气里飘着樟木香。父亲七岁那年,突如其来一场大火,工坊连着住家,在秋风里烧得噼啪响。一家人仓皇逃出,除了身上的单衣,什么也没带出来。

家业一夜间化成灰烬。负债累累的祖父,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把父亲送走了。祖父往他口袋里塞了几块银圆,声音哽咽:“阿良,等多赚够钱就接你回来。”

父亲已经记事,他最后被一位叫“算吓”的女子收养。“算吓”没儿子,务农为生,偶尔做点小买卖。父亲小时候总乖乖帮着她干活,不哭不闹。

二十多年一晃而过。“算吓”给父亲说了门亲事,但不到一年就离了。离婚后,父

亲更沉默了,常一个人在后山头坐到深夜,望着远方出神。经人介绍,他倒插门到陈姓人家。母亲那时刚丧偶,怀着几个月身孕,肚子还不显。成亲那晚,父亲对母亲说:“我缺点多,但心善。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当亲生的对待。”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父亲成了渔民。每天等退潮后赶海,一天赶两个潮汐。他不会补渔网,但力气大,勤勤恳恳。他很少提台湾,只在台风天不能出海时,望着南方出神。母亲说,他偶尔会喃喃自语,像是在努力回想小时候的家。

父亲床头抽屉的铁盒里,放着凭记忆画的家谱图。纸上密密麻麻改了许多处,上面有他父亲的名字,母亲姓氏则空着,六个兄弟姐妹的名字写了又划。地址栏那里,始终是令人心碎的空白。

寻亲的路比讨海还难。父亲凭着模糊



背影

记忆,往老家寄信。有次收到回信,他激动得一宿没睡,烟灰缸堆满烟灰,可最后确认不是他的家人。他还托人打听,但终究杳无音信。希望像潮水,来了又走,只留下湿漉漉的印记。

回光返照那天,父亲突然精神了。他看着窗外的海,眼睛发亮:“明天退潮,我要去讨海。”母亲别过脸,肩膀发抖。他的手在空中比画,我递过纸笔,他颤抖着写着画着,童年记忆里的家,旁边有座歪斜的小桥……

父亲走得平静,像退潮般自然。如今我常去父亲等潮的地方站着。海水还是那样,来了又走,像在传递永远达不到的消息。潮水一遍遍冲刷沙滩,就像父亲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从未停歇。那个等潮的人,已成了潮水的一部分,日日夜夜,向着故乡的方向涌动。